



如何成为  
一个妖孽

胡紫微  
作品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

胡紫微  
作品

如何成为一个妖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

胡紫微著. — 合肥: 中信出版社, 2014.7

ISBN 978-7-5086-4576-6

Ⅰ. ①胡… Ⅱ. ①胡紫微—著作—中国—当代 Ⅳ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090920号

如何成为一个妖孽

著 者: 胡紫微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9 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4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7月第3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4576-6/1·515

定 价: 39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## 壹

四十岁以后的人生，就像一锅烩饭，什么食材，都不是原来的味道了。那是什么味道呢？不一定。只是肯定不会砸锅就是了。不知怎么的，你就是有了这个自信。菜可能炒得失败，但烩饭无法不成功。区别只在这种好吃还是那种好吃。

烩饭，又叫折箩。将隔夜的剩菜剩饭倒进炒锅，略加一点水，小火焖透。掀盖翻炒均匀，趁热起锅。

总觉得不同的饭菜，司职的使命不同。有的负责好看，有的负责好吃，有的负责营养，有的负责气氛。而烩饭，则负责吃得舒坦。

学做饭的时候，调糖醋汁总是调不对味儿。请教我爸，老头儿一语中的：酸甜口调汁只记着一点，甜要压着酸，酸要压着咸。想想真对。

人生的食材，多是苦辣，酸甜再多也是一层包浆。把这

层想透了，认头了，于是有的人把心思花在调味的学问上，有的人把心思花在适应于这些苦辣上，总不过是为了让生活这桌流水席变得易于吞咽，原没有甘与不甘。

写文章时，心里是很掺杂的味道，就像酸甜苦辣咸，用隔夜折箩，做成了这一锅烩饭。一顿乱搅和，趁着热乎气儿，上桌了。

## 贰

正看到李碧华小说《青蛇》结尾的地方，乐了。小青说：“感情上不可能再奢侈了，必得作长期储存休养生息，只好寄情于写作成名……”呵呵，每个妖孽都不乏一颗凡心。

不知道别人怎样，写文章对于我，向来有种拒斥。尤其是写那种杂文式的平地起风雷的文章，总觉得难堪。感受性的文字好像自慰，有就有了，需要叫得很大声么。更何况，你的那些所谓念头，也不一定真的有人要听。

后来，成长了些，慢慢活明白了一些事，知道了很多的不甘心，来源在于未及发生。活到最后，我们总是宁可因为做了什么而后悔，也不愿意因为错过什么而抱憾。既然举心动念，无非是罪，那就不要把念头只是隆重地供奉在心里吧。你写了，别人要不要听，也是别人的因缘，何必把众生的因果背负在自己身上。太自矜了，反而是因为在乎。

近些年来，一直活在崩溃的边缘。写东西在我，全为了能活得通顺一点。这些东西虽然都是我写的，但是集起来看，

怎么显得那么乱。不过倒真是我，怀揣着一颗散乱心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乱七八糟地活着，倒也不见得活出什么凌乱的美感。

如果非捋出一条线索来自欺欺人的话，我觉得女性的处境和一个女人对于时下境遇的思考，可算吧。

文字有它的意义在。文字自己会形成生命，形成一个语言的场，这个场有它的力量在。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是一个锻造词语的能手。她曾说，在女性体验和语言相遇的一刹那，能够折射出这一性别的声音具有的某种完美的特点。这个特点由伍尔夫式的语词来形容就是：漂浮、抑制、急速滑向中心。

写字对我最大的困扰，在于词不达意的焦虑。多么希望我的文字具有伍尔夫所说的那种漂浮的、抑制的、急速滑向中心的能力；有多么锐利就多么克制的能力。那种感觉有时候似乎马上可以碰触到了，只剩一个脚尖的距离；但是好多次时候越飞越远，反复琢磨不能究竟，并时时为此苦恼。但知道那境界实有，也知道那境界多么美，多么令人沉醉，并因此而不能放弃。

有人说，没有人会因为你的秘而不宣的思想记住你。毕竟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加起来就是你的人生。近来倒是不大经常拿这样堂皇的劝勉给自己上弦了。记住你又怎样呢。终究一抔新土。

写作，有点像走夜路，大声说出来，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壮胆。人生是一场夜路，我们且歌且行，用内心制造的热闹遮掩

那来自无量劫的忧伤。虽然一路荒凉，虽然路尽之后也未必是天亮。

### 叁

我经常说，自己是一个烂人。这时候往往得到朋友，哎，其实就是老郭的当头棒喝，别跟这儿炒作自己了。你以为烂女人谁都有资格当的，那需要智商。

其实，我自觉还是一个挺聪明的人。只不过，我的聪明并不妨碍跟自己过不去，而且，几乎可以说，我的聪明大多数都用在跟自己过不去上了。所以当我伤了谁，你一定得知道，我先对自己干了更狠的。希望这样说能让大家觉得好受些。

我有时候挺文艺的，天气特好和特遭的时候，时常主动追求一种被小布尔乔亚的情愫所笼罩的氛围，以便于很有审美地陷入沉思。比如，我会突然想，散乱心……该用什么来对治呢。这时，坐我对过的朋友，哎，其实就是老郭，翻了翻眼睛，说：对……全聚德？好吧，整得我这九曲回肠的小心脏啊，顿时升起了酱爆之后的焦香。

我是一个气场很强的人。不是夸张。只要有我在，方圆100米以内手机信号总是弱爆。所以不管我换了哪款手机，信号一律不好，经常拨不出去打不进来显得行踪很诡秘的样子。我不禁佩服自己，啧啧，姐的气场。朋友，哎，其实又是老郭，说，这不是因为气场大，是因为人品差吧。

我说要写东西，可能口味还挺重的。我的朋友，哎，还是老郭，说，好好，我给你推荐一个题材，于是一路上给我讲了发生在波兰的一个著名的实验——他说轰动欧美，我怎么没听说过——国际性爱博览会第一届性交锦标赛。比赛的内容是一个女性一次可以跟多少异性发生性关系。几个女性的种子选手，从各自家乡层层选拔，产生各州的州冠军，最后决出全国总冠军。全世界计有3000名男性参与者自愿报名。结果，一位神勇的女将，最终以不停气地跟六百余位男性性交而夺得锦标。这时在我眼前恍惚出现了这样的盛况，几千位男士组成的志愿者队伍，长蛇般蜿蜒在比赛场地的大门口外，烈日骄阳绵延数里。偌大的体育场里，几张四角粗壮的行军床焊在场地中央，像一张张乒乓球案，一场激战正在上演。我诧异地问，怎么会有那么多男的志愿报名。老郭诧异地答，当然是为了科学献身啊。我说，哦，这样啊。老郭一直为那位卡到最后一步没能共襄盛举的报名者扼腕，这哥们，等了8个小时，马上轮到自己，终场哨声就特么那么不尽如人意地吹响了。我说你们男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还真迫切啊。老郭说，你没发现么在很多事上，我们男的都比你们女的更无私。昨天我说书要出来了，他一直追问我做爱大赛那事写没写上，如果没写，他就觉得这书意思不大了。所以，喏，写这儿了。

前几天，跟老郭说，我们家要是有了小朋友，你来做舅舅啊。老郭马上警觉地问，那干爸谁当呢。我说，干爸这头衔敏感，被我取缔了。老郭想了想，说：那……让我当姨夫吧。我说：嗯，等回头问问我妹夫再说。



估计你会说，哎，怎么说来说去就一个老郭。你是不是那种特爱跟男的混，一见男的就起腻那种身边都是男的绿茶婊。以前算是吧，红玫瑰说，年轻的时候，兜来转去，总不过是男人。渐渐地年华老去，身边女人就多了起来，常年处在雌性荷尔蒙爆表的氛围里，低头过事抬头办差，旁边和对过两公里以内跟我有关联的都是女的，像“二战”结束时候的俄罗斯乡下。好多年储备下来的所谓男闺蜜也就这一个，说来说去也是这一个，原本想显得热闹点，结果反而暴露了荒凉。

现在流行男闺蜜，我觉得，男闺蜜，最好像老郭这样的，天真烂漫，有粗俗活泼的趣味，正好可以对冲你幽暗曲折的内心。特逗，不熟就没什么废话，熟了就抄你后路，直言不讳，妙语连珠，虽然是食草动物，但是圆滚滚的一身肉，关键时刻虽然不能当挡箭牌冲锋陷阵，但是占脚助助威那还是很有看点的。你看他那微信签名，再不相爱就软了，充分暴露了此人一副饥不择食的屌丝情怀，非常的亲民。铁打的美女，流水的男人。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份交情能留下，依我看，老郭的好处全在一个俗字，每当我怀疑自己是一俗人的时候，往他旁边一站，立马就剩赤裸裸的道德优越感了。每个事了吧唧的女的，都需要一个俗了吧唧的男闺蜜。

也不是。老郭对于我本人的意义，参见拙文《最好的告别》，文中有提。

## 肆

人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，尤其是在用文字勾画自己这方面。鲁迅先生说过大概这样的话，要认清一个作家，你倒是最好看看他给别人写的传。因为，在他对别人的评价里很清楚地折射了自己的内心；而他的自传，则大体说的是另外一个人。

时下的名人聪明，讲究的是有策略的暴露。放一个比较自谦的姿态，开些明贬实褒的玩笑，卖个无伤大雅的破绽，属于另一种对自己的小骂大帮忙。这是时下这类自况小文里比较流行的做法，聪明而无害。但是，可不可以更加真诚一点呢？我试试。

不过，对于自毁长城授人以柄迅速成为街坊笑料这事，我倒是一直挺在行的。

不用问，你也应该猜得出，我是那种活得漏洞百出的人。其实漏洞百出的性格，如果够善良，也未尝不是一种迷迷糊糊的粉可爱——韩剧里的女主角通常都那样。我的麻烦是，除了漏洞百出，我还挺计较的。也就是说，足够贪。

我曾经是一个深信“寸有所长尺有所短”的人。见好就求，见利益就上，而且只要求了，就自动把这好处归在内心的应收账款里，一厢情愿地等着更大的馅饼掉脑袋上，先进啊，现金啊，荣誉啊，头衔啊，在掌声欢呼声中频频颌首啊，就像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里的第一个镜头。我想这是所有想象力不足的屌丝都特别爱做的黄粱梦。在我的字典里，从未

没有“鸣锣收兵”这四个字，只能旗开得胜，迎风还朝。也就是说，我特别善于给自己上弦，心老是绷得紧紧的，按通俗的话讲，拧巴。凡是拧巴的人，都有一个共同的肢体特征，看上去雄赳赳的。上班十几年，我雄赳赳地拼搏进取，那颗功名利禄的心一直绷得紧紧的，多种业因，却不知回头。

我写《你看她来势汹汹》，不只为邓文迪。

爱给自己上弦，断弦也是迟早的事。就像锤击花岗岩，你抡了它九百九十九大锤，花岗岩稳如泰山，连一丝裂纹都不见。直到迎来最后一锤击，花岗岩突然间崩溃了，由一块顽石直接碎成了齑粉。那最后的一击，是命运的敲打。我的第一千下来自2007年。不到半年的时间里，处境急速恶化、生活失速脱轨，内心飘坠罗刹鬼国。

上弦的时候，听着内心嘣嘣作响，豪气干云。一朝弦断，这世界突然间安静了。你向隅而泣，自怨自艾，连死的勇气都没有。弦断有谁听。

据说逆缘是最大的福报。因为，它会迫使你停下来，思考一些人生中真正重要的，却一直无暇顾及或者刻意逃避的问题。比如如何迎接死亡，比如如何与自己的内心相处，比如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，比如应该给自己定几条活着的基本原则。

后来，不上班了，专心致志跟自己算账。这是一份外松内紧的工作，天天观察自己的念头，生生灭灭，只恐觉迟。杜欣问我出了什么事，我说没什么，就是突然觉得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。杜欣说，你的问题还真文艺。

## 伍

杜欣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女人。有句话讲，即使全世界都背叛你，我也会站在你的一边，背叛全世界。对于别人，没这个把握，对于杜欣，我有足够自信她干得出来。虽然这种情感因为看起来蛮不讲理而显得有些狭隘，但是，当你众叛亲离危在旦夕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一份狭隘的友情有多么重要了。台湾人有时候爱对朋友说，我撑你。我想，这个撑的意思是说，友情才是你的世界坍塌前最后一个支点。

北京台曾经有过一个家喻户晓的栏目广告语，叫：生活，就是一个七日，接着另一个七日。杜欣，曾经不舍昼夜地护着我，挨过了生命里最寒冷的七日。可以说，她比我生活里出现过的所有人陪伴我的时间都要长，是我上班后的第一个师傅，我几乎全部职业生涯的直接上司和半辈子的闺蜜。所有我的故事和事故，特别是事故，她都是见证人，出谋划策的影子内阁，宣泄情绪时的垃圾桶和大事临头时的着急人。杜欣知道我几乎所有的秘密。我们的会面有时会以这样的对话互相起头——这事太机密了，我都不敢跟自己说，只能跟你说——哦，哦。赶紧说。杜欣是这样的，不管你什么时候需要她，她永远是这两句话：我这就过去；我一直都在。跟杜欣在一块儿，你就是可以这么敞开了、不讲理地、长驱直入地占据她的目光和心灵。杜欣，是我不散的宴席。

杜欣很强势，但是对我不一样。她妈妈说，杜欣在家里接电话，只要是我来的电话，她们都听得出来。杜欣说话的

口气，一下子就变了。杜欣说我永远不可能忘了她的生日，连装着忘了都没机会。因为跟我妈是同一天，5月13日。我相信，我们之间有着甚深的缘分。

有一次，我们俩闹翻了，因为谁跟谁好、谁跟谁不好之类的破事。两个人关在杜欣的办公室大吵了起来，惊天动地。所有人都在楼道里听着，没人敢进来劝。等杜欣冲出办公室，摔门而去，办公室一地的餐巾纸，我们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。屋里的相对湿度比楼道高了好几度。后来很长时间，杜欣见到我，总是礼貌地点点头，之后匆匆而去，把我留在当地，心如刀绞。后来和好了，我们共同决定，以后不能再吵架了。因为谁都禁不起，都是内伤。

杜欣的妈妈也是一位人物。新中国成立前后外文系大学毕业，大家闺秀。快90岁了，每次出门必严妆素裹。一头美丽的银白色卷发，配上婴儿般白皙的皮肤和耳环项链戒指手串全套首饰，让一旁陪衬的我们黯然失色。2013年夏天，我们去奥运村附近的法兰克福音乐大棚喝啤酒，88岁的老太太一边喝酒一边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起舞，教孙子媳妇跳伦巴。周围人渐渐围拢来，纷纷要求跟老人合影留念。伯母回到桌上来指点着说：这，这，这，都是我今天刚收的粉丝。正说着，一个很精神的中年男子上前来特意跟老太太告别，说看着您这样乐观，我们都活得更有信心了。目送着男子走远了，老太太一句话把我们乐喷了。她说：哎，要是再年轻五岁，我就跟他走了。

后来想，我们还没到83岁，还有的是机会。

杜家老太太就是这么励志。杜欣一家人，说起话来逗来逗去有点没大没小，但是自然得并不逾矩，有好莱坞轻喜剧的风格，全体招人喜欢。

杜欣是一个工作狂。作为领导，最爱干的事就是带着我们跑外勤，穿越大街小巷，拍片子。记得是国家刚刚宣布双休日的那一天，我们正在赶赴去外景地的路上，她问我和摄像想不想双休日，我们说想啊想啊。并且一路上在畅想多出来那个休息日，用来干吗。过了好一会儿发现坐在前座上的杜欣不吭声了。我凑过去一看，她把头别向窗外，已经泪流满面。我们吓坏了，自觉说了错话。但是错在哪儿了呢？过后，杜欣告诉我，一想到节假日不能上班了就不开心。现在更多了假日，我还以为你们也舍不得我呢。没想到，明月怎么就照了沟渠。

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领导，不满意员工的话就用哭的。但是也没怎么见识过别的领导。电视台15年，一直在杜欣的羽翼下生存，我离职后不久，她也退休了。现在再见面，四目相对，只觉得，奇葩都是互相成就的。

如果说人生是一出戏，那么大多数人是平实的底子，少数人是跳动的激情。杜欣显然属于后者。

有一次我问她，我好在哪儿啊。她说：你这人特别逗，跟你在一块儿，总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。我说我怎么没觉得。心里得意极了。夸一个女人有趣，在我看来是很大的肯定。顺便得瑟一句，自从写了《遇见才女绕着走》，我发现自己确实有点逗。杜欣是这个世界上少数发现我有这个优点的

人，我想，原因是，她就是一个有趣的人。

杜欣有很多语录。杜欣说，我不离婚是因为怕麻烦。如果退休没事干整天跟舟舟的爸爸相对枯坐，那对于我就是四个字——生不如死。这番话竟然是在舟舟爸爸的老同学聚会上说的。而这时候，舟舟爸爸也紧跟着附和了一句：嗯，对对，我不离婚也是怕麻烦。但是其实，杜欣爱玩儿，每次不管去哪儿，都带着老伴儿。我戏谑她，哟，不怕麻烦啊。杜欣说，唉，看他可怜。

拍了闺蜜合影，大家都在纷纷表示脸长肚子大怎么一副衰相之类的自我批评。只有杜欣看着照片里的自己，说，啧啧，怎么看都没硬伤。

女人间总是爱刺探相互间的风流韵事。每逢这个时候，杜欣总是率先大方地说：别小看我哦，我可是有故事的人。之后，等着大家追问。

遇到感情问题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时候，杜欣说：比如说，你已经站到山顶，是抬头看四周美丽的风光呢，还是低头看脚下的垃圾呢？男人就是这个山头，没什么好与不好的。看什么风景，俯仰之间，全在你自己。

于是，就写了《青春不是青春期》。

2013年秋天，四个密友一起下午茶，不知怎么就说到了安乐死。我盯着杜欣的眼睛，握着她的手说，如果有朝一日我先于你离开的话，我真的不想进ICU，不想气管被切开，想安安静静地走。但是我担心的是，到时候没人会照办。家人为了他们自己不惹闲话，也会让我把所有罪都受一遍才肯

放过我。所以，我委托你到时候替我做主，结束这一切，好吗？杜欣愣了一下，想了一会儿，说：好，你放心吧，我来办。就这样，我们执手相看，眼泪也要落下来。

丹姐适时插了一句：唉唉，先别悲壮了行么你们俩。这事儿好像得做公证，到时候公证书送医院就行了。杜欣出马也没用。拿那种大主意，谁会听一非亲非故的老太太的啊。

想想也是。

但是，不管什么事，你的底线是好歹有她，而她的底线是好歹也担。这就是闺蜜。

## 陆

话说回来，我是个懦弱的人。怕死是我上半生的主旋律。下半辈子，争取把这山头翻过去。

我经常觉得可以不活了，崩溃起来有点像歇斯底里的老太太。其实，真到那份儿上了，真舍不得死。崩溃，是一次性的行为艺术。真崩溃的人都已经不住在这个世界上了。经常把崩溃挂在嘴边的人，离崩溃还有八万由旬吧至少。

我喜欢逃避，什么事不逼到跟前儿就耗着。有网上对我念念不忘的“五毛”朋友，有时候SB娘儿们实在骂得无聊了，也会在自己的智商范畴里试图编纂些逻辑，以便进一步打击我。其中流传甚广的一则微博里形容我：“并无内涵，却以公知面目示人，机关算尽，心机极深……”每当我心情黯淡自暴自弃的时候——我经常有这样的時候——这句话总是



能够及时把我从苦恼的深渊里拯救出来。“我其实是一个心机极深的人啊。我可不是那省油的灯。”就这么点事，动动脑子！头过身就过。于是我便假装自己真的像任何一个心机极深的人那样，千里伏线，暗度陈仓，猫一样的坚持，不动声色。

托了辱骂的福，逼着自己伪装成公知想了一阵儿正经事，写了几篇正经文。结果有了《悲智双运，再造共和》，这篇文章写得挺好，被好些真正的公知点了赞。

所以你看，你真的不知道，到了儿，会是什么救了你。

## 柒

人间是剧场。

我这人好像特别热衷于角色扮演，从小就是。8岁的时候，我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通过COSPLAY榨取剩余价值了。那时候休息日只要我妈出去逛街，就爱安排我跟妹妹打扫房间，生怕我们闲着享受生活。每逢这时，我就跟我妹妹说：咱们玩小姐和丫鬟的游戏吧。我妹妹说：好！怎么玩？我说：我演小姐，你演丫鬟。我妹妹说：好！怎么演？我说：那什么，来！先把小姐的房间收拾干净。于是丫鬟就开始收拾屋子，我就坐在小马扎上，看小人书，吃小孩儿酥。三小时过去了，满头大汗的妹妹跑过来：禀报小姐，屋子收拾好了。然后呢？我说：小姐困倦了，扶我更衣侍寝吧。因为老是这样子，过了一阵子，六岁的妹妹就对饰演丫鬟的游戏不那么热衷了。